

## 《繁花》和老物品

尹画(上海,职员)



几年前,就听说王家卫要拍金字澄写的《繁花》,却一直“光打雷不下雨”。近来,终于听到确凿消息,《繁花》即将开拍,阿宝由胡歌饰演。海报上,“阿宝”梳着油头,棱角分明,一派优渥的上海滩公子形象。

《新民晚报》刊出了“繁花沪上寻物”的活动,向全社会征集来自1976—1995年间的的生活物品,以及物品与主人间的故事。若提供的物品被选中,将会作为道具出现在剧集里。……1976—1995,我想了想,此阶段,我的小家里尚存的老物品并不多,但仍是有的——

一件1990年的马海毛蝙蝠衫。那些年流行马海毛毛衣,姐姐就买了本《新潮手编马海毛时装衫》,照着书中介绍编织了一件四色马海毛蝙蝠衫。我正在外地读大学,收

到姐姐寄来的包裹,当天就兴奋地换上了新衣。宿舍小伙伴们都夸好看,春游时,都借我的马海毛毛衣拍照。我移居到上海时,丢掉了很多老物品,这件马海毛毛衣没舍得丢,看到它,就想起姐姐对我的好。

一台爱华牌 Walkman。1992年冬天,我去男朋友学校看他,他说张洪量的磁带《心爱妹妹的眼睛》里,最喜欢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》这首歌。我心想,他是借此歌来向我表白吧?我那时在准备英语六级考,寒假时,男友就送了台爱华牌 Walkman(用积攒了两个学期的奖学金买的)给我练听力。如今,男朋友早升级为老公,这台过时的 Walkman 虽已弃之不用,可我依然保留着,那是爱的礼物。

两条缎子被面。1995年我结婚,母亲

送给我两匹丝绸缎子被面做嫁妆,上面绣着“百子图”图案。那时,我们小城里开始流行棉布被套,容易换洗,可母亲觉得被套做嫁妆太寒碜,于是亲手给我缝了两床被子。可惜被里脏了拆洗后,愚钝的我没有本事再将它们与缎子被面缝合,只好找了个空衣盒,将两条缎子被面收藏起来,至今崭新如故。

这个周末,我在家翻翻找找,还找到两本邮票册、一大堆书、景德镇瓷器等上个世纪的老物品。犹豫了半天,一件都舍不得提供给剧组,但我还是要感谢《繁花》剧组,让我怀念起人生美好的事物和时光。它们是时代的记忆,也是独属我的爱的记忆。



## 食堂里的歌咏快闪

明前茶(南京,媒体人)

单位食堂是一个有趣的生态系统,有人靠它制造亲和热闹的人设,有人靠它维护爱岗敬业的形象。记得十年前空降了新领导,曾经将食堂的早餐打卡记录调出来,以确定年度勤奋奖。可领导也不曾料想到的是,这一代30多岁的爸爸们,和50多岁的领导初为人父时很不一样。一大早,在单位食堂里成群结队出现的中年男人,并非彻夜在加班,而是一年到头不论风霜雨雪,都要早起送娃儿上学,这才赶上了提前到岗的头班车。等孩子过了小升初那道坎,他们就会考虑把房子买到单位附近来,心照不宣的潜台词是:“谁还没个老

的时候,等咱们老了,不方便打扰孩子的生活,就来单位吃个食堂,见见老同事,还能参加个工会的合唱团训练。”

在单位食堂,最动人的场面是星期三,退休老同志唱完歌,集体到食堂吃饭。这是他们晚年生活中小小的高光时刻。为着合唱团排练,老太太们都烫卷了白发,涂抹口红,穿上了丝绒红裙;老先生们照例穿上了亚麻西装,白衬衣,打起了小小的丝绸领结……

有一天,老顽童们在食堂开始了一场歌咏快闪活动。退休的总编辑拿着两根筷子悠然打着节拍,沧桑又深情的歌声忽然分三个声部彼此融合地响了起来,震颤心

灵。所有在职的同事们齐齐站起来为他们鼓掌。快闪结束,大家依旧排队打饭。我看到前面两个老太太在拥抱,诉说40年前的姐妹情,以及当下的病痛与力不从心,百感交集。来参加合唱活动的老前辈们有一半带着三层饭盒,他们吃完了饭,还要另打一份带回去。70岁的老人,还有90多岁的母亲要照料,还有不到十岁的孙儿要看护,负累与责任如浓重的云,沉沉压在他们的眉宇之间,而每个星期在单位食堂吃的这一顿饭,是两片浓云之间漏出的一道阳光,它那么短暂,却也瞬息照亮了这些暮年的脸。